

彷彿試管中的批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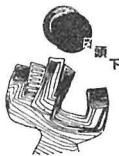
呂 雷

一個偉大的文學批評家（他常常是個思想家）往往能開創風氣，帶領一種運動，主導着文學史上的某一段時間。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，在別林斯基的領導下，使得寫實主義主要勢力從戈爾爾之後，幾乎橫跨了一世紀之久。而艾德蒙·威爾森逝世之後，美國文壇頓時陷入紊亂狀態之中。

文學批評自立門戶，自成一種文類，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才有的現象。就其本身具有自己的生命這一意義而言，應該也算是一種創作，至少在思想觀念方面如此。二十世紀的批評家所關心的，不僅批評或詮釋原作者的作品，毋寧是在為一種美學作辯護，而這種美學是根基於哲學或社會學的領域中，其價值並不遜於文學。

我們讀一篇批評文章，除了明瞭它所批評之對象，更要緊的是認識批評者這個「人」的觀點、學識與智慧，而且恐怕不得不承認後者重於前者，猶如伯第耶夫的「杜思陀也夫斯基」或里爾克的「羅丹」，對讀者言，恐怕伯第耶夫與里爾克這兩人的意義與影響遠甚於他們所評價的人。

讓我再從另一角度來闡明這觀念：同樣一首貝多芬的「命運」交響曲，由托斯卡尼尼與卡萊揚分別指揮出來，一定不一樣的。我的意思是說，當我們聆聽這兩首不同指揮家的同一首音樂時，已非祇是「



貝多芬」一個人在裏頭，而是托斯卡尼尼或卡萊揚。

我們要求批評的文章，一定要能表現出批評者的「人格」。不幸，目前盛行的所謂的「新批評」，完全沒有批評者這個「人」的存在。試把這些批評者的姓名互換，也沒有兩樣。讀者看到的只是一堆形同廢墟的「架構」，所謂「新批評」不過是「拆碎七寶樓臺」的工作。

請問試管裏製造出來的生命，是怎樣的？各位的感受如何？目前我們居大半的批評都是試管搖出來的「批評」。一言以蔽之，批評的優窳追根究底決定於批評者的素質，而不在於他是屬於那一流派或是那一種主義。

從苦差變成挑戰

流士

柏拉圖認為，要入他門下必須先攻幾何（數學）和體育。修習體育的道理十分淺顯，那麼，為何要修習數學呢？

數學是科學之母，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自然是非得精通不可。然而一般人呢？是不是為了實用？顯然不完全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一個人只要會加減乘除就可一輩子受用不盡了。數學對一般人而言，主要是一種思考的訓練。

數學在它自身的體系及定義內，可謂至善至美，無懈可擊。在數學的演算中，怎樣的條件可以推得怎樣的結論，是極為明確的。因此，讀

